書

退溪先生集 二十

共三十

書

與鄭子精 琢○丙寅

昨蒙枉顧羅門感荷感荷第因病思昏茫又似人多不能抽一二於百千追以爲恨留示詩三冊諸贈行詩一束送還視至爲佳 就中盛製行錄固善其與柳君唱酬諸作波瀾浩汗亦甚佳好然鄙意猶有所可慮者夫詩雖末技本於性情有體有格誠不可易而爲之君惟以誇多鬪靡逞氣爭勝爲尚言或至於放誕義或至於尨

雜一切不問而信口信筆胡亂寫去雖取快於
一時恐難傳於萬世況以此等事爲能而習熟
不已尤有妨於謹出言收放心之道切宜戒之
仍取古今名家著實加工而師效之庶幾不至
於墜墮也客使處問目如此未知其所答如何
答語若記來可得略見否然昨見公說客使非
能詩文者云竊料此問非甚該博善辭令者似
難條對若彼所不及而問之如此則適足以發
其羞吝而終歸於失問也如何如何

爭勝諸詩好者居三分之二其一分中亦非

無可喜但其未滿一分之不好足以盡掩其二分之好其好之二分受累於不好之分而皆歸於不好是爲可惜故古之能詩者千鍛百鍊非至恰好不輕以示人故曰語不驚人死不休此間有無限語言寒疾腰痛復作不能一一不獨學詩凡學皆然

與金舜皋八元○癸亥

朴君遊山錄來此非不久病未謄寫今被索還惘然如失余觀是錄文思瀵涌議論縱撗其於千峯萬壑競秀爭流之體勢脉絡高下遠近面

背往復無不包羅囊括縷析毫分自非胷吞海
嶽識通化妙者何以形容得此可謂傑然之作
難得之寶矣所可疑者其文亹亹乎似有好奇
尚異之意故談山必及於域外荒茫無當之說
以為始以為終論學必涉於事外遼闊不貼之
證以言此以言彼是以總其全篇而取其好處
則能使人鼓舞踊躍之不暇就其中而細考之
往往不免使人聽瑩而滋惑詰屈而難讀也夫
遊名山者其說固主於奇然其奇也各有分劑
其言也各有攸當若每喜於詭論而或為之强

說則其勢必至於心蕩而不返學流而爲異學詮釋之倫是也故鄙意須兼此等盡去之然後方爲盡善也如何如何荷朴君遠示之辱妄以私見塞其厚意惟舜舉轉以語之幸甚幸甚

與白雲書院諸生 庚戌

長夏靜院羣居講習之樂大勝於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令人艷羨無已況既痊餘生屛處田里頓無朋友磨切之益直是憒憒陸陸歲不我延恒用懍然上況監司書本不足觀聞院中爲謄存故實故欲得元稾亦事之所不得已者耶

發也之也二
本無、、
禮之發本
作理之發

寫一通付閔生應祺呈上伏惟僉賜裁幸所欲
陳於僉契者何限難於率然故不敢也惟願諸
君毋把第一件事讓與他人千萬爲道爲時努
力珍鍊不宣

答鄭子明 士誠 李宏仲 德弘

示喩理卽禮也淡者禮之發也和卽情也和者
情之爲數語似略見髣髴而辭未達意大抵樂
由禮而生故樂聲之淡可以言禮之發理卽訓
禮字所謂天理之節文之理字也故註言淡者
理之發則可今言淡者禮之發則不可若言理

註者一本作指

指禮之理而言則可直言理即禮也不可樂聲

之和由人情之和暢而成故註言和者和之爲

則可今言和者情之爲則不可若言和者情之

和暢而言則可直言和即情也亦不可

今樂形之形之者形而相較之也此言是但其

下語多未盡故改之曰古人之情和而不流其

樂象之則只言和而已盡不須更言淡也今以

今樂之流蕩雜亂者比之古樂則古樂之本於

莊正齊肅之意始形見而可觀故周子必復言

此淡字以明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太極圖說中語也今此論樂而云云亦與圖說主靜之意同云亦主靜之意所謂淡者本於莊正齊肅亦靜字之意此說是也

大抵通書所論諸說皆原於太極圖說故條條互發句句相應朱子註中指明無遺讀者可自太極圖說而推其來歷則茫不知通書之所以作矣

答鄭子明

辱書欣慰無量老拙去陶入溪未數日爲諸人

勸挽遲暑於易東書院因共讀心經壹過殊有
警發人處亦有省改舊迷惑處第以阻水爲患
僅十餘日而散去未能加積久之功爲大欠耳
安道輩啓蒙亦未暇熟讀而轉入心經心經纔
畢安道則又以其母病侍往椒井心自撓悶而
去讀書如此恐無益耳龜巖傳疑本其僧已還
去不甚急急隨後亦可但其後亦有修改處今
安道表識各處報知于君等矣

答裴汝友 三 益

别後悠戀佇來接翰知函丈從容清福益茂混

積謗之餘　召命異常震越罔措幸賴姑停之
旨苟偷度日第以春和後作如何出場撓慮不
淺佔畢翁果有如南冥所云然亦甚有扶植處
何可深斥作院立祠正不可不爾也幸勿疑貳
勸卒成之爲佳

答南義仲致利　庚午

別後思悠書至開慰老拙苦此虛眩雖賴陽月
不甚寒日坐齋中與朋友講論才了得數三人
日課頓無餘力可及於自讀書每念前月之事
一門長之句而有愧於心承示再讀啓蒙想亦

□□□爲之警起倘悟也第示目滿紙紅□
下不成讀姑留案上以待後報拙詩又改别紙
呈去餘惟珍勵

答柳應見雲龍 壬戌

辱書欣審侍履茂福西行勢固至此君無嘆是然也只在隨處自勉毋虧志業則材器之成不期而至正不在區區得失間也僕閉戶擁雲餘寒尙冽臥念諸君未緣晤款但有離索之懷惟冀侍行珍勝不宣

答柳景文仲淹 柳應見而見成龍 乙丑

流聞僉意欲讀書文憲書院其亦遂意無阻礙否禁子弟不得入院周武陵竹溪故規於彼不有此禁耶世之謗書院者首以文憲爲口實不知坐何故而至此想是文風久衰士不知恥而紛華污壞所致此雖始謀不審之故今不思改圖而因欲倒毀書院而盡廢之此何意耶可歎可歎聞景文春來欲歷松都觀朴淵奇遊壯觀堪羡如何

與柳應見

別後爲況想佳前番近思或問兩書送去視至

[illegible]說答云柳應見未便[illegible]
一段上文四者之四相對蓋四者之一非一偏
之一字前說不動累日沈思至於苦思又反復
思之而不得其說於是經論鄙說之非況雖某
初已說之是非然士敬之說非獨士敬云云南
時甫亦以爲然慶今世人人皆從其說況亦何
敢盡揮斥而必欲其從吾說也公亦且須從衆
爲宜然古人有兩存或說之例鄙說雖迂闊猶
可備或說而不可廢耶餘未一一
近檢朱子大全元本其答黃子耕書論大學或

問正心章修改處曰或問喜怒憂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有是一者則心不得正而身不可修何哉云云又云一有不誠則物之未感而四者之私已主於內云云

又周舜弼問曰忿懥等人之所不能無者然有一于此則心不得其正何哉云云又云苟喜怒憂懼一萌于中則心有係累云云

以此揆之主敬之說似失本意曾録于此語而告之云云主敬不答想先入爲主不能

心齋理未免尚自是已見而不答也

答柳應見

示諭避喧就靜甚善然而未免纏繞舊習欲靜未得想是見理未徹功夫未熟之故老夫亦自不免何以爲君謀耶正當彼此共勉以庶幾萬一耳巴鼻之說甚新奇巴之爲大蛇固然然猶有可疑者若巴鼻二字中已有不可把捉之意則只當云全爲巴鼻可矣今更下無字於巴鼻之上是全無不可把捉之意矣其於上下文義何如也當更思之今未可卒定餘惟珍毖不宣

答柳應見丙寅

溪上臨行病甚無憀別意草草追思缺然至枉
伻問遠及於豐感怍何勝老拙多蹇出山以來
風雪屢作春寒異甚諸病迭侵正使欲行勢不
可得矣捧狀人約六七日當還而期盡不至未
知何故深以爲撓榮川上狀後當俟 命於本
處不必來豐久留煩溷朱安稍前至此今已四
五日煩溷又甚矣雪嶺撑天將此危病固難登
越況又有來示之虞所以忍辛留此得 命則
便可退歸萬一不幸而有未可便退之勢亦當
少退伏枕於榮川村舍以思處之之宜但此舍

荒廢非常無一安著病身處爲慮耳時事絕不
得聞其中關城一事亦甚可憂後生狂妄不識
事體徒以尚氣爲談舉事每如此安得不爲他
日之患乎不可說不可說昨銓曹奴二人持除
目過此趙士敬爲恭陵參奉此未知何人所薦
拔也雖云美意恐無益於事而反有所慮者十
年祠官九十老親不相爲謀故無益也無鞍馬
奴僕必未辦謝 恩之行人或指以非議此其
可慮者如何如何旅枕無寐呼燈作書書不成
字

答柳應見

前見辱報所患非輕每深懸懸頃者夜夢吾不知以何事到安東豐舍留數日忽念及公將伻人問候又念欲往見則有力疾應接之弊不往見則情未盡方思忖如何春遣人而寤自恠何以有此夢也其翌日兒子來示公與渠簡簡云前患快復且有湖山烟雨之興之言心甚喜慰乃知所夢之有以也浪老病脈錮不得已至此時論不以爲然心甚惶愧然又不可以此而妄進齋不可閒默無結末近[illegible]上一辭免文字

復候謹罰柰何柰何就中傳喩尊丈令公又云
刋朱子書於定州固知令公此意甚盛但此雖
前賢大訓經鄙人僭有節約而如是廣布無乃
益為不樂者詬病耶公與而見不可不量時度
宜具白其故而止之乃爲善也海州本初卷近
方尋得畢校多有闕誤已皆修改其修改處一
一付標所以然者恐公昆仲及景文有此本者
看標改正則不勞讎校而得爲完書爲功甚易
故也雖知識近不暇及此等事而適有之安奇
便人謾附寄去幸視至餘祈自慶加護

答柳應見

重得惠書具悉示意非不皆善但其中極有不能得盡如意者以渠非其人而適又丁時之有不可也校正本所以寄君者君等既皆有其本而訛誤不改則誤人與自誤必多欲其依此修改故也君等當由令前早停刊布之舉可也萬一未蒙聽許則又不可仍刊誤本此則在昆季所處目録每欲為之病倦未及紙頭詳釋星海二本往往分註入刋但多疎略而又未盡收今所校本比前差勝然猶掛一漏萬豈足於人見

耶圈點所以自表其警發意思處甚覺於昏滯
有益然以之幷刊示人則大恐得罪於具眼識
理之人何可安心爲之序文向者率然爲之語
頗支蔓不入矩度又思自爲之尤未穩善故罷
之況仲舉跋語中多用某意處有之跋若不廢
見者可知滉之爲有罪於此書矣又何更待於
序文而後足耶跋語中糊紙處云云甚不可故
當時錦溪草本内抹去錦不聽而幷刻之至爲
非矣大抵元書太浩汗不得已於節損僭罪則
多何功之有而極口稱揚耶顧昆季深悉此意

凡有印本者皆請去其語幸甚幸甚況自兩重
得釋後庶有　天放之望而近日傳聞極有惶
駭事有不可知者方此悶迫不知所爲故云時
不可耳惟在昆季凡事勿煩善處爲佳星本紙
薄毛起海本新件紙好傳送修改後不計早晚
收回亦佳秋熱將護珍毖

答柳應見 丁卯

近未相聞殊用懸懸俾來辱札具審近況甚慰
思渴舊證未盡快時復有作此亦常事以君方
盛之年恒愼將護自當康健有裕矣示喻云云

固知左右志尚非凡嚮學拳拳之意甚篤眞不易得也但未免病患纏繞遷延歲月誠有如來書所慮有志未就之歎豈不深可惜哉此尊親及朋友所以訶責者然也然嘗聞之昔童蜚卿欲勿事科擧問於朱子朱子曰此非他人所能預在賢自處之如何耳滉亦何能爲君謀亦在君自度如何況蜚卿未聞有親而君則有父兄在切恐孔子所謂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者亦不可不念也但一卜仕而終身乾沒者有之若是則回視初心抑又何如耶所謂不義之習積惡

之多不知何等事耶知其爲不義爲惡則當一
刀兩段斷置不爲可也何必問人自聞君嘗含
立巖心未嘗不往來其間近裴汝友見過能言
其景致大槩恨病蹤跪繫不得一寓目焉奈何
奈何去就之說鄙意所在如前云云德未孚於
世行不信於人虛名欺　天轉轉益甚頃蒙
下召已上辭狀令則　特下敎書遣官來　召
穪引非倫震怖殞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適此
隆冬勢將道斃進退兩難膈臆靡訴䰟魄飛遁
不能一一

柳公名鎬碣文荷留意謄示其人猶有未可知者無乃成君悌元所見不能無差故其言如此作佐耶

答柳應見庚午

再承書問知近況佳裕欣釋無已濕在易東因雨阻礙還溪上潦鬱作患氣多不平僅調攝度日耳示諭徐君志趣如是果爲可人第前日鄙書云云亦非謂其人不可與有言只謂吾學未足以達禮而妄論禮之變節以告人爲未當故也其來目當如戒謹藏以俟奉面之日令弟出

玉堂來趨庭懽意可想所示滉堂之憂正如來喻令人身不帖席奈何

答柳而見 癸亥

書來知舊患未差奉深憂慮以公青年盛氣調藥又不踈何故如此嬰纏耶恨訝不淺身恙常在遠來尋人寧得如意至於所業之不能盡力亦固其勢然也但隨時隨處量力加工常以義理澆灌栽培勿令廢墜則如延平所謂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之間者庶幾於吾身親見之矣蓋爲仁在己無與於別人若無此根本田地則

雖日與師友相從亦終歸於無益耳如何如何滉畏寒不出山舍加以歲時應接紛紛殊無好況又安有講治之樂耶

答柳而見 己巳

首夏惠書迨今稽報逋慢爲愧滉未死之前蘄免吏議而退有何可稱而今示云云豈相知間肝膽相照之語耶幸勿輕言語取笑於人也但今旣反舊可得溫理舊業則其間非無味趣可以樂飢唯其苦於衰劣不能大覃思大肆力或恐中途而廢懍然日以爲戒耳奉先儀頃承尊

大人書亦云當入梓又以後語見囑滉非敢憚
作但纔出都門謗言不絶至於近日所聞尤可
懼當此之際作此等事恐不但自累累及於其
書事屬不便玆未敢也須轉求于他處事傳達
大人前爲佳澤手之義謬見在別紙十圖刋畢
云兒輩得數幅寄示始覺其太長且廣不便於
作帖舒卷看深恨當時不審而今旣已畢難追
改耳

別紙

共飯不澤手舊亦深疑之古人雖質略然至於

立此等禮教以訓人之時已非窪尊杯飲之
何至與人共器而以手取飯之理他食猶可以
飯尤不當然也舊疑如此但未見張子說如此
恐當從之不知何故呂氏說又只用古註也
捼莎詩薄汚我私註汚煩撋之以去汙也小註
煩撋猶捼莎也韻書捼或作挼奴禾切兩手相
切摩也莎本作挱摩挲之挲亦手摩之義
呂氏之意當謂既曰共飯則與共食不同蓋六
共食則或指他食物而言也今云共飯是止飯
而已非他食也

答柳而見

近兒輩自京傳致閏六月十六日書叙意諄悉不任慰荷且審其後已有覲省之行報書之難甚於在京之日今忽接書來自奉化喜幸又可知也所諭分形色類界限之患厥終必至於不好若非自　天如日燭破如山鎭定將何以收拾彌縫永爲祚宋之地耶只如辭銓長一事亦可見時事之難爲矣不勝憂煎之至且如論學諸說皆出於身親經歷實諳病痛處其與未見而料度不痛而呻吟者相去萬萬能持循此言

久而不輟至於純熟則自然有心融神解灑然
超脫處滿腔俗累不待洗濯而自無痕矣

答柳而見 庚午

公以清羸神觀冒寒遠遊憂想不淺數日前傳
聞好還不及修賀而適奉珍緘來自西原備悉
途中諸況稅駕後動履之詳老懷不勝欣豁洗
脚之餘不能無少僊亦在善養何慮之有一生
甓甕不作觀周之行每有槎客之還健羨難禁
刱於公還此懷何限恨不得聯床細叩也今以
尋示觀之京師四方之極聲名所華士習學術

一本天下有使字

汙舛如彼不知是天然耶抑人實爲之以今云
云撰前日尹子固問答及魏時亮諸說陸禮懷
襄於天下乃如是令人浩歎不已然入燕者數
多能遇此等人作此等話頭者亦無幾公能遇
數百諸生發此正論略點檢其迷不易得也第
吳京欲相送與之相違是果爲恨事耳啓蒙翼
傳今始刊於星州若後行賈來則其闕板猶可
追補刊也啓蒙意見向在京借人家一本來着
往往有發人意處西原人還附此一書忙未一
一

答李宏仲德弘○辛酉

人之爲學趨向正當立志堅確爲貴觀此自陳之言所向已正更須志氣堅定不爲澆俗所移奪刻苦用工久而不輟何患無成但恐一時徒有悔前之失學而後日不能繼今之做工則終歸於無益耳

所問工夫先後立程規模則須先小學後大學而規模節目各具於其書在吾盡心盡力以求之耳若視此爲尋常或以爲繁多而別欲求捷徑新法而從事則非吾所敢知也

胡文定教子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本註已詳之大槩明道以聖人爲必可學希文以天下爲己任雖文定所欲法者非一而大端尤在於此也以忠信不欺爲主本須熟讀論語主忠信章大學誠意章潛心玩味涵泳體驗久久自當知之九容九思上做工乃是收放心之法甚善者李棐彥所云則眞是躐等程子謂出門如見大賓便是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始得且不遷怒貳過其地位亦甚高初學卒難著脚與其做工夫上不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著力也

以飲食男女爲切要飲食男女至理所寓而大欲存焉君子之勝人欲而復天理由此小人之滅天理而窮人欲亦由此故治心修身以是爲切要也

末段云云中庸慱學之以下至人十己千即變化氣質之法故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而已孔子謂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答李宏仲

由其淸濁定於有生之初故其有生之後淸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也由其粹駁定於有生之

一本陳氏下有吳氏二字

初故其踐履之際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也
拘者指其不能知不能行者而言耳然則陳氏
許氏之說不見其有不同也

氣質二字之異亦明甚氣如俗言氣運質如俗
言形質人物稟生之初氣以成質有生之後氣
行於質之中氣陽而質陰氣以知質以行也夫
呼吸運動氣也聖人與衆人皆有之聖人能知

體一本作骸

而衆人不能知氣之淸濁不同故也耳目形體
質也聖人與衆人皆有之聖人能行而衆人不
能行質之粹駁不齊故也

答李宏仲問目

按陳氏曰大學序第二節四箇性字須融貫看透德弘今因指教似有見焉仁義禮智之性是就天賦於人說不能知性之所有而全之是就衆人說盡其性是就生知安行之聖說教之以復其性是就中下之人觀感興起學知勉行上說

四箇性字融貫看透之說大槩看得是爲學須如此體認出來而又加以涵泳玩味之久自然有會於心而有悅豫處方是心得也

訓義曰斷制裁割如以利刃裁物其長短大小各得其宜也當就處事上看

訓智曰分别是非如以明鑑照物其妍媸黑白莫逃其形也當就見理上看

朱子云分别是非底道理是平說智字名義也胡說妙衆理即沈說涵天理動靜之機胡說宰萬物即沈說具人事是非之鑑皆兼體用而言辭異而旨同然此等處若看未透徹不宜强求遽通但時時拈起研思玩味久久不置自然有融釋曉解時耳

答李宏仲

爲學只在勤苦篤實無間斷則志日强而業日廣矣切勿倚靠他人亦勿等待後日可也若曰今姑悠悠必待他日往陶山而後爲學則其立心已差他日雖往陶山亦不能爲學矣

答李宏仲 壬戌

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寂下下感字上文雖論未發前寂然之中至此則要發明靜爲動之本故通寂感而兼言之蓋必下感字方見靜爲動之本處若如君言只說寂一邊則所謂其

本也之其字虛而無著落矣其可乎其字正指動處言

答李宏仲

來喻極言收斂身心之際氣餒神疲晝夜加工無一著手處此無他向來雖云向學實不曾下工夫今始欲實做工夫故手脚生疏田地臲卼心與理不相入氣與習不相隨何怪乎如來喻所云之患乎夫常人之學所以每至於無成者只緣一覺其難遂輟而不爲若能不疑不輟毋以欲速而過於迫切毋以多悔而至於撓奪詩

一本作

究踐履久久漸熟則自當見意味浹洽眼目明快凡讀書玩理隨時隨處皆可以用工矣安有晝夜之外別求用工之地乎朱子嘗曰做到極辛苦不快活處方是好消息來正謂此也中庸疑義錄在別紙可更詳之金而精申啓叔書來諳好在而精意欲下來云然何可必也韓永叔得病久未差云殊可念也滉不到淸凉七八年矣洞府烟霞發於夢寐每欲一進而怯於危險未果也羨君高栖悵想而已

別紙

自誠明自明誠之說本章章句及小註已詳能細心硏究無不曉之理若不得於此而別求他說以通之則他說亦豈能强人而使之知耶

幬訓禪帳禪音單乃單帳也然覆幬之幬非此義也韻會號韻有燾字音道覆也通作幬其下引如天之無不覆幬此說是也

悠遠按語類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鎭常如此之意又云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只說悠久未說悠遠然以鄭氏所云至誠之德著於四

之等說觀之恐悠是以時言故曰椽始以要終
遠是以地言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類
不動而變天地非無動動而不見其迹耳然而
四時自行萬物自生是不動而變也聖人之不
動而變亦猶是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流行無息上所以說
命字者與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同意
優優大哉云云總而言之莫大於三千三百分
而言之莫細於三千三百
道之粲煥明盛可指而易見者莫過於禮故獨

以禮言之

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上下先後之異未必別有
他意但先言爲下不倍而後言居上不驕則與
其下極言至聖至誠經綸配天等處相接語順
矣不然中間挿入說爲下不倍一段則語有斷
續而不順

以愚自用爲居上賤自專爲爲下恐非是

雙峯以肫肫其仁爲率性之道恐推得太深遠
不親切也

古人制器皆有法象而車制尤所愼重周禮考

工記一篇可見也故特舉而言之

並育不相害只是舉大綱言之

小人之道只以其所行謂之道故韓子亦曰道虛位有凶有吉

知風之自風乃設譬之意非以吾氣所發而謂之風也

所喩首章卒章動靜先後之說恐未然也太極圖說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指陰陽之氣運行消長交易變易處言故曰無先後之可言耳若在人而言豈可謂無動靜先後之可言乎

且來喻以首章專言聖人事而中間假學者存
養省察之事而言之亦非迫首章旣言道出於
天其下繼言君子存省之道此是正說非假說
也故此處未說到聖人地位至言中和位育之
極致乃是言聖人事耳大抵首章以成德言故
先存後省卒章以進德言故先省後存其言之
序當然故也不可以首章專爲聖人事也且來
喻此段問答已先發問而歸答辭於或人故及
其再問再答而結末定論之辭終在於或人言
今問答無此例故今就來喻中易置數三往復

之辭然後其說乃順幸更詳之

答李宏仲 癸亥

示喻汩於塵務不可謂無之而曰趨小人之域此固自警之言然不有眞切工夫可據爲實地則悠悠之頃不覺忽墮在此域中矣東都之行親命如此亦當無違但觀今世爲守令子弟者亦每有善惡兩途而從善途者十百僅一二從惡途者滔滔皆是不知君之所自處欲從何途耳臨還山舍草草以報

答李宏仲 甲子

示喻形而上下之說則見得殊未端的說得仍未明快請略言之凡有貌象形氣而盈於六合之內者皆器也而其所具之理卽道也道不離器以其無形影可指故謂之形而上也器不離道以其有形象可言故謂之形而下也太極在陰陽中而不雜乎陰陽故云上耳非謂在其上也陰陽不外於太極而依舊是形氣故云下耳非謂在其下也然就造化而看太極爲形而上陰陽爲形而下就彝倫而看父子君臣爲形而下其仁與義爲形而上就日用而看事物爲形

而下所具之理爲形而上蓋無物不有無處不
然凡形而上皆太極之理凡形而下皆陰陽之
器也今必以生物之根柢看形而上之道所以
爲生物之具看形而下之器似爲滯泥而不通
至以未判已判爲言則所見又甚踈謬千萬更
加研玩精審虛心涵泳久而後乃見洞然無疑
處耳

答李宏仲

示喩周旋人事未即入山云云程夫子曰爲弟
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苟能隨時隨處勤勤自

彊則讀書進學何所不可何必待入山然後能
做工耶柳應見昆弟書深荷委傳誤拚何病其
所云幽栖靜修所得日富之說非但君以爲愧
况亦有愧於其言矣知得太極圖說大全可賀
但其朱子解第五條所引子思語大小之說來
書中所云與别紙不同今以兩說參看書中者
得之别紙者非也中庸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
極于天註云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註云此言道之入
於至小而無内也發育峻極豈非以其統體一

一本處字上有臭字

太極爲大耶三百三千豈非以其各具一太極
爲小耶別紙乃反以各具一太極爲大以統體
一太極爲小不亦誤乎又謂大者兼道器而言
亦非也此處只言道非兼言器也又謂小者指
冲漠無聲臭言亦非也冲漠無聲處小字亦著
不得矣尤可以見其全此全字指性之全而言
也人死木槁及人作土木成塵其說詳見朱子
答徐子融書他日可來看也大要死槁土塵亦
莫不有其氣有其氣便有其理惟其氣各有偏
理之在是物者亦不能不隨而偏若指其一物

而言之其偏處固偏矣若總指其無物不在而
言之尤可以見其全體之渾淪矣何者理之為
體不囿於氣不局於物故不以在物者之小偏
而虧其渾淪者之大全也然非眞識理字難以
臆度而知得到此也至於五行各具五行之氣
之說亦恐如此說不得也蓋陰陽之生五行譬
諸人猶父母之生五子也子之氣雖曰卽是父
母之氣然子既各有其身則甲有甲之性乙有
乙之性豈可謂甲之一身既是父母之氣則必
有乙丙丁戊之氣乙之一身亦是父母之氣則

亦必有甲丙丁戊之氣耶其實五子各一其氣則亦各一其性而已且周子既曰各一其性則當就各一其性處看得其意不當牽拽作各具五行處强解矣

別紙

近得曹南冥書云近見學者手不知灑掃之節而口談天理計欲盜名而用以欺人反爲人所中傷而害及他人豈非先生長者無以訶止之故耶請十分抑規之此說雖有病吾輩於此不可不痛自警飭故奉告之耳

答李宏仲

前日書來久未報近復得書合而答之於此先引朱子說而附以已見可乎朱子答徐子融書曰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

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喻木燒爲灰人陰（陰去聲瘞藏也記陰爲野土）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足下但熟玩此說則所疑死枯土塵之說五行各具五行之說皆可以得其旨矣蓋性非有二只是不雜乎氣質而言則爲本然之性就氣質而言則爲氣質之性今認

作二性看誤矣朱子又答滕德粹書曰所問禱
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故
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
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處便更著力加意
理會積累工夫漸漬日久一朝忽然有開明處
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
訓戒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
師者始有寄足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
有以自立矣滉亦謂鬼神之情狀恍惚幽遠在
可知不可知之間而其憑恁於人者又是其中邪

妄之鬼其爲巫覡假此以欺人者率皆造妖揑怪以衒其靈異彼求問之人旣有吉凶禍福之念先蠱其心而就聽其說亦無怪其易惑而深信也然其無益而有害不難知也且以避禍一事言之如人作罪繫獄其讞獄輕重自有士師非塗人所知所擅也乃賂問塗人而求免其獄塗人利其賂也誑說獄情而且教以獲免之術因以重取其財彼問者不察其故謂塗人能知人獄事而可脫人獄豈不愚哉又以求福一事言之如人入仕求祿者其拔擢陞用自屬君相

非塗人所知所擅也乃托賂塗人而求得進身
塗人之見利誑人亦如前所爲賂者不察而謂
塗人能通人仕而與人爵不亦惑乎夫人吉凶
禍福皆係於天非憑人邪鬼所知所擅亦明矣
如以刑人爵人事譬之天是士師也君相也巫
覡之托妖術衒塗人之利賂誑人者知此則知
巫之不足信矣所諭學者盜名之罪出於有爲
人之心此說甚當然學而欲盜名亦不足謂之
學者矣南冥不分其人之誠僞而槩欲訶止之
此雖憤世疾邪之心其言亦有病耳至於人物

賦命之定於初亦有說古語云麞鹿走山林其命固有所懸朱子曰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爲棟梁或賤而爲厠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以此觀之獸之被獲木之見伐皆定於稟命之初可知其於人事盡之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至亦豈不定於初乎然此亦不可以一槩斷置或問於朱子曰如數家之學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答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會主此說蔡九峯亦曰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乎數天地

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然則命之在物固不可易其在人也有可易之理至盡其道而不免然後始可委之於命故孟子有正命非正命之說又有有性不謂命之論也若無所爲而爲之語南軒以辨義利之分非所以論命也後書生數爲陽成數爲陰之說啓蒙詳之復就本文大根源處子細理會乃可知其横說竪說無往不通之理今舍本源大義所在而小小摘抉一二端旁支末流處問難思索問答雖多徒勞而無所得矣故未敢一一條析也

鬼神之不可信亦明矣若子雖的知其理一向
欲敬遠之儻家長使問諸彼而治已之病或
子有病而家長亦以彼救之則固可以不可
信之理委曲開陳若終不納則奈何
且當順從而以誠意回惑爲期可也
所詠花發巖崖春寂寂鳥鳴磵樹水潺潺偶
從山後携童冠閒到山前看考槃之詩似有
上下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如何
雖略有此意恐推言之太過高耳
未知命之在天地則不可易而在人則可易

者何也

天地無爲而任運人道積善以回天

心志不定奈何

古人云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今師不足信須信取諸聖賢之言聖賢必不欺人

答李宏仲

示讀論語未足遍數此不足恠古人讀書以精熟爲貴不以疾讀遄畢爲尚也聖賢所說命字有易知處有難知處大要在我者盡道而猶未免則吾無如之何是所謂命也非獨吾無如之

何雖自害我者言之亦無如之何故曰寮奈命
之何孟子亦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一意也孟氏云不立乎巖墻之下尹氏云有命
而不敢盡者正所以盡在我之道耳若不如此
立巖墻而取覆壓處亂世而取口禍豈可謂盡
命而怨天乎此孔子所以稱命於顏冉而不稱
命於季路也前書片幅所問徐子融名昭然蜀
人滕德粹名璘新安人皆朱門高弟

答李宏仲 乙丑

頃奉來書知高栖普賢讀書有味欣慰欣慰讀

論語跨涉兩年不無久於一書之病然久非所病或恐久而無得則爲病耳所疑立字達字朱子謂兼麤細說麤細猶言精粗也盖此二字就事爲之粗處說亦得就義理之精處說亦得只如本註上段朱子兼內外說處說甚分曉可更檢看則無此疑矣又嘗見中庸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陳潛室解之云云其末有細底道理爲本爲內麤底道理爲末爲外之說見於小註正與此麤細之說同幷考之幸甚論語大旨或以操存涵養北溪陽村則皆以仁爲言雖

近似然此書乃出於一時門人雜記聖門師弟子問答言行之類裒輯爲之其妙道精義頭緒多端何可以一二字判斷得下耶范氏因孔子以思無邪蔽三百之詩而以毋不敬蔽三千三百之禮詩固主勸懲禮固主恭敬此兩說皆非牽强也朱子以誠爲中庸大旨者子思作此書始一理中萬事末復合一其立意本如此故因而爲說亦非附會而云也大學或問之首以敬爲小學大學之本蓋敬固聖學之所成始成終者非專以是爲小大學書之大旨也今人徒見

此數書有大旨大要之說於論語散記之書亦必以一二字求大旨無乃近於牽强而附會耶言仁處求仁之理言義處求義之理言孝悌忠信處求孝悌忠信之道逐處研窮逐事踐履積久漸熟以至於融通發見則所謂大要大旨者將不待作意求索而自得之矣不然其於句讀文義猶未窺藩籬而先以一仁字包籠一部書爲其要旨吾恐所得非眞要旨而反失正意終無實得也昔有人請楊龜山當讀何書龜山曰讀論語其人問論語中何者爲要切龜山曰皆

要切但熟讀可也朱子每稱嘆此語以勸學者又襲蓋卿朱門人嘗言向於長沙郡齋隨諸生聽講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說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先生曰某說涵泳只要子細尋繹令胷中有所得爾如吾友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着書豈是如此自今觀之七篇之書固多說心然而非說心處亦多有之此人必欲以心之一字包籠孟子一書又以涵泳二字準擬爲言故朱子弁之來喩所云無乃有類於此人所

見乎南軒類聚言仁說者正欲於言仁處求仁
非以是爲論語大旨也克己復禮博文約禮而
禮字分別亦不然公所以要如此看豈不以顏
子復禮工夫如彼其精微縝密而孔子約禮之
訓只以爲弗畔矣夫以是疑二禮字所指有淺
深之不同耳然但看弗畔章下朱子說引視聽
言動而爲言又云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
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此其義豈異於復禮
爲仁之事乎其論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一段各
有規矩之喻最深切分明看此則不可分往門

義說尤曉然矣仁字橫說直說內外遠近之說出於何章不記本語出處不敢答耳

答李宏仲丙寅

凡讀書勤苦爛熟爲上質疑雖詳明文不上口洽心則終不爲己有何益之有公等每有不熟旋忘之患故云云亦及同姓三寸叔母夫本無服非徒此也三寸姪女夫四寸祖母夫孫女夫皆無之所以無者推不去故也若三寸姪婦四寸孫婦有服者婦人內夫家故爲夫黨服三寸伯叔大功四寸大父母緦麻故已亦以大功緦麻

報服也至如叔母夫姪女夫等彼於我以妻親不爲服故我亦無可服之義也孽三寸叔母服於禮不別言孽屬之服降等之制未詳何意豈行短服追補日數恐猶勝於遂不服也

答李宏仲問目

心經質義先於仁何也

凡言有由本而至末者有由用而達體者此則由用達體之語或又疑偶然取文字便於讀耳

不言禮智而曰中正何也

朱子嘗論此云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

一本爲字上有以字

正是智之正當處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凡言此四者或以性或以情或以陰陽或以存心制事此莫是以情言者乎

此兼性情言非獨以情言之且以陰陽言者非爲陰陽即是四者只是將陰陽分四者之動靜爾

書異而不言其所以異未嘗豁然於斯焉近
按圖說小註及孟子首章註皆有朱子之說
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
之所以爲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
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仁用也
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義用也然則恐於
圖說以陰陽言之故以正義爲體以中仁爲
用答張呂書則以存心制事言之故以中仁
爲體以正義爲用乎朱子此說不及中正而
今來舉之者舉仁義而中正在其中故耳

中正仁義分體用之說前日所以奉告者曰從朱先生說中推究而言不敢自作主張說今後恐或有未盡底道理今所引一段在先生說說中最爲條暢明快示及深幸但於中言存心於正言制事恐非先生本意此則當更詳之

孟子體有貴賤云云旣以心與耳目之類分小大又以一指肩背譬小大何歟

此章本以口腹爲小體心志爲大體然小體有形而易見大體無形而難知恐人之未曉也於是更就有形之物分大小貴賤而譬喩之梧檟

大而貴者也樲棘小而賤者也場師之一舍一
養失宜則爲賤場師焉然此是遠取諸物猶爲
未切故又卽吾身而設譬姑於大體之說拈置
一邊只就小體中而自分大小則一指之小肩
背之大判然易見而易知者也今若養一指而
失肩背豈不爲狼疾之不能顧者耶在鈞是小
體中猶不可養小而失大如此況可養口腹之
體而失心志之大體者其人之賤爲如何哉此
孟子善譬喩議論發越能聳動人處

答李宏仲

詢及諸說皆非愚見所逮請且各據其本說以
明之其正衣冠一段本朱子答方耕道書中語
也其上文有曰願更於日用動靜語默之間自
立規程深務涵養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
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
肅不欺不慢而已令詳垂問之意欲知於此可
以分動靜與否夫爲學者立日用規程之語固
當動靜兼擧不應有所遺闕使之偏著一邊工
夫也蓋其曰正衣冠曰莊整齊肅是以靜言然
而動時衣冠豈可不正容止事物豈可不莊整

所舉二字一本無
之異一本作雖有不同
一本闕下有亦字如下
無朱子二字箴下有中字
一本力作功
一本語字上有本字
而實體行之一本作深
體實驗而力行之
一本其下有用力之
三字切字作善

齋肅乎曰一思慮曰不欺不慢是以動言然而靜時此心尤不可不主於一本原之地又豈容有一毫欺慢乎故朱子又嘗曰心體通有無貫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貫動靜方無透漏正謂此也至若所舉四先生言敬之異各是發明一理皆不可闕如朱子敬齋箴動靜表裏主一無適備舉而言之安有取舍於其間哉而其用力之要則亦當各從其語旨義之所在反覆研味而實體行之恐又不當別求他方便也若欲就此求其所當先者則意亦切矣先生嘗答何叔

始一本作可

京書略曰持敬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於此驗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滉竊謂四先生言敬之中程子整齊嚴肅一段卽朱子此書之意所從出始學之所當先莫切於此由此而入至於力久功深而有得焉則所謂三方入處皆在其中者始信其不我欺矣公與李棐彦所爭二說固

皆先儒格言然觀其各據一方堅執務勝之意
恐未免同歸於一偏之弊也何者靜中工夫一
蹉則隤墮落於禪學窠窟中故也何如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書

答李宏仲問目

首節旣言愼其獨下文又重言之今人釋上獨字心所獨下獨字身所獨張謹曰首節獨字訓下有陳定宇之說曰此指心所獨知而言又於閒居訓下有曰此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今人多眩於此說不察本意而强爲此說不知此定宇兩說初非辨別上下獨字之義只辨閒居之義與獨知

之獨有別也若知此說則不但非定字之本
意亦失章句之義也此說未知信否
誠意章兩獨字令人誤看陳說而有身心之分
某亦曩從其說近方覺其未然今示張說爲是
或以四端爲情或以七情爲情情者性之發
也旣以七爲情則所謂四者果何謂耶人之
情有二致歟
情之發或主於氣或主於理氣之發七情是也
理之發四端是也安有二致而然耶
理本無形若無是氣則奚有獨發之理乎

天下無無理之氣無無氣之理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理而無氣之隨則做出來不成氣而無理之乘則陷利欲而爲禽獸此不易之定理若渾淪言之則以未發之中爲大本以七情爲大用而四端在其中如好學論中庸首章是也孟子四端章則專以理言之而氣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

旣謂之七情四端而又謂之人心道心者何也

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兩箇道理

也餘詳見答奇明彥問目

七情四端有中有不中者何也

以節則中不以節則不中

然則其所以爲中節不中節者奈何

嘗觀朱子答張欽夫書曰熹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

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
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
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心不宰而失
其正也此說明白的當學者深味而熟察之則
久乃見之不須別立話頭也
向者張謹錄惻隱之誨曰惻隱氣也所以惻
隱理也德弘辨而質之曰夫四端理之發其
所以能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
者氣也何者理本無形無是氣則理做出來
不成故謂仁之乘氣而發者曰惻隱今　君錄

惻隱氣也所以惻隱理也隱然有主乎氣之意愚竊以爲倒著其說向蒙先生見教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確乎其不可易也今也若謂喜怒而曰喜怒氣也所以喜怒理也則猶之可也若謂惻隱而曰惻隱氣也所以惻隱理也則吾恐將使見之者疑四端本出於氣而成之以理也譬而論之有人乘馬而行于塗指以謂人乎以謂馬乎若謂之人則可若謂之馬則不可何以言之方其乘馬而行人主乎馬馬服於人則行

者雖馬而行之者人也然則非馬之行實人之行也若如公說則人不主馬而馬實主之也子又盍觀夫火乎火本無形而假薪而做得形影然則明者雖火而其所以明之者薪也然而謂之者皆以爲火而未聞以爲薪者何也假之者雖薪而其所以能主張者火故也今公以此爲是則見火之明而必以爲薪然後已矣愚故曰若謂惻隱理之發其所以發之者氣也則可若曰惻隱氣也所以惻隱理也恐或不可

惻隱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理也此固北溪說也質
之師門而不見斥然滉亦嘗疑惻隱氣也一語太主
張氣字不無侵過理界分了宏仲非之似不爲
無理但宏仲說亦有差蓋理發爲四端所資以
發者氣耳其所以能然實理之爲也今宏仲乃
以所以能三字歸之氣其失殆甚於北溪之說
矣理之乘氣而行朱子亦以人乘馬出入比之
宏仲人馬之說本諸此其說無病矣以其火薪
爲比亦人馬之類未爲不可但又以所以能三
字歸之薪亦不可也大抵論說義理精微至一二

以其二本乙
一本微字
下有處字

可輕易毫釐有差繆以千里故也朱子人乘馬之說見性理大全太極圖說第二十一張小註

從長者入人家長者求食而主人不肯強而食小子私欲不與而却恐拂長者之心食而退思古人云它食吾不食不知契得恁地底食何如

不知長者是何等人若是泛然年長之人則當其強求食時我以他事先出不食其食可也若是己家尊長之人須委曲白其不當求之意不聽求得食則己亦不可不食也

朱子曰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輔慶源曰利心人本無之而只緣有已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來然則如美色觸其形而好色之心出焉者亦是本無可出之理而只緣他出來乎由其相形而事事都要好於已更不暇計如何此卽利心也若好好色之心只當言欲心不可言利心

天地之性性字未詳何謂竊見勉齋答論性之說曰是天地賦予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

氣質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然則此性字就天地本體上說乎就人物稟賦上說乎

以此論張子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則可若論天地之性人爲貴則不可

張南軒曰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恂是怒也而有血氣義理之分者何也蓋情者氣發而理乘之者其於忤逆之來怒發

而當理則是義理之怒怒發而不當理則是血氣之怒何者怒之之時理得爲主而氣聽命焉則是義理之怒也發之不中惟氣是行而理遂隱焉則是血氣之怒也所謂義理非在外者卽所乘之理也所謂血氣非由外至者卽所發之氣然則氣與理相爲勝負氣麤而勝則理負理達而勝則氣順也

此言甚當

答李宏仲丁卯

昨因淳孫知君獨入清凉令人亦發烟霞之思

矣是癘疫之逐君乃所以推而上了天也然於靜處不得靜中眞味居山恐亦無大段有益也不知君所謂滌塵胷反初心者如何而能滌能反耶此中方伯明欲來訪溪山魚鳥將未免塵喧之及殊覺敗人意也

答李宏仲

示喻諸說率然難報當俟後便奉告愚見也所云向者思慮有得有沛然底氣象今則覺勞耗無悅豫之味此殊可恠以次第言之先覺勞耗而後得沛然可矣今倒次若是然則所謂沛然

者定非眞沛然也不過是介然之頃發得狂妄底心情耳其於實得有何干涉乎故旋復失去全然靠不得不足尚也至於今日勞耗乃是實用工而未遠有得之間有此乃學者之通患雖古人善學者其初亦未免此須勿厭勿疑更加點撿向前期以久遠自然有得力處然而自此至於沛然處又有多少工程來諭沛然眞所謂見卵而求時夜矣

答李宏仲問目

不知不識　孟子論先知覺處註知謂知此事

一本至於下有其知其如此五字

覺謂覺此理知識二字亦倣此看則豈爲疊耶

不干分爲善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是半知半不知底人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而踐其實三者之功互進積久而至於眞知其不可如此則庶可免矣

劉棟段下小註引荀子說　按語類此一段本是答李敬子所問而其說止於自欠了分數其下有或云如此則云云曰公且去看荀子曰云云又其下復與敬子答問令程公說許多說話中刪節合爲一說故有如此意不相屬處看來

荀子一段若移附操存章則似爲穩當
淡底金　金中夾雜鉛鐵多而金少則金色淡
矣
不會斷得　不會猶言不解
寧可逐些與令飽爲是乎　以此譬爲己之學
用心於內銖累寸積而有得也
此雖誠之動　嘗觀程朱善惡皆天理之說趙
氏此說未爲不可程朱說見於遺書近思錄今
子大全未易畢舉後當面論耳
憂事至則靜而理　當大憂大難則雖與些小

憂患所處不同然亦當隨其事理分限各盡其道而無撓亂豈非所謂靜而理耶

凡有動作知所懼　是不論心之所發事之宜不宜上帝之臨汝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皆知所懼

志帥心君　總其大體而言曰心君指其所之而言曰志帥其實非有二也

都不理會　公以此上文有以敬爲主之語故看此句亦欲作敬說然細看此處語意只云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底只

是言人皆不務在我之事不知吾心之如何但
一向務爲治人之事云耳未見說到敬處若敬
則是理會我底時所以存心之法耳
才敬看做甚麽事　此在語錄中差異處未易
看得出其大意謂人患不能敬耳纔能敬則但
看所做之事是何事或大或小或難或易或彼
或此心無所不管事無有不可爲者矣故曰登
山云云入水云云人患不能敬耳本文無此語
須帶此意看方得
只是徒然　言恐懼憂患不能爲吾害只是空

然而已

德輝動於內　上只言民不爭不慢而已則其效有淺下言民莫不承聽承順則其效愈深愈遠矣

一團　一團猶言一段但一段以分爲各段而言一團以合爲一圓而言

拘迫　如拘縶則氣體勞傷而生厭苦太迫切則心神煩促而不寧帖所以難久也

節飲食　口腹節適所以養氣義理準則所以養德

爲難之爲一本作也

嗒然　莊子嗒然似喪其偶注無心之貌又韻書忘懷也

不遠復章心過爲難防　以心過爲一念之差固當然推而言之如大學之自欺莫知四有五僻論語之意必固我孟子之納交要譽惡其聲之類皆是心過當一一檢治

誠意章此大可驗　此指交戰處言之但交戰之驗以理言持其志以下以做工夫言謂欲持志使氣不能亂當就此交戰處看其理果勝欲與否以爲驗也

人之血氣有虛實 氣虛者如君與我者是也血氣虛故心氣亦不能完實疾病易乘或刻苦做工則心神耗損有甚於他人不可不戒常宜節嗜慾保精氣勿過用心力以自完養程夫子答張思叔之言約而盡矣

溫公謂行誠以不妄語始 人有應接最易失於虛妄者惟言語爲然故聖人教人以信爲言語之則信之與誠一理也故行誠當自不妄語始況欲不妄語必須言行相顧而後能此溫公所以善教劉公所以善學也

爲病而卒無得耳

答李宏仲

所喻敬之體用來說看得似詳密然先生說必有其義不應無義而謾作此語恐當尊信其語而虛心玩味反覆不置久而後方得意味到常情所不到處不當纔窺得外面影子而遽以己見橫加其上議其是非如何也但滉曾於此說未入思慮只作尋常說義理看過故亦未致疑於其間今當因來說而更思繹焉或有少益未可知耳太山爲高程子語也但謂太山雖高而

有限以比事業之有限非以太山喻道體也

答李宏仲

數日前得書及詩殊以慰喜適有密陽人南彌文進士來訪留數宿其人老而志學亦有小纂錄文字來相訂質緣此無暇未卽報答爲愧二者難兼之喻固知賢者有此意思此意甚好吾乃反以擧業勸之極知非宜然公家尊諸丈皆願公如此屢發警責吾所親聞者亦多以公爲子弟之道何可一切不聽專用己意耶如此雖使成就得古賢事業猶爲失子弟之道況未必

成就而將兩失之耶故公不可不兼二事力弱難兼何可預慮耶只是公少不讀書今已晩矣而亦不勤勵雖或往往讀過一二書專無劇讀爛熟之功功分於細註盡看之煩想必久久茫然如不讀也以此爲學雖專此事恐無見效之時也今問欲讀朱書此書固不可、不讀然卷帙不少時月之間所不能了願公姑且停之須先讀詩至佳至佳孔子以不爲二南爲墻面韓公以不學詩書爲腹空假使公專意此學自古安有不學詩書底理學耶晦翁盛年讀盡天下書

窮盡萬理門人皆效法之覺於躬行功或稍疎故力言尊德性以捄一時之弊非謂不讀書專治心如象山之說也非但晦翁雖象山之學亦無不讀詩書而但治本心之理顛公思之前日面勸讀詩今問讀何書是公意以讀詩爲不切於心學而不欲讀之此大誤也故索言之耳

答李宏仲

承知移寓去寬淨而就庳隘果可恨也讀詩之功分於友講雖違初計麗澤之益亦好矣且詩自雅以下漸多艱深恐難以立限期草草易了

知止一段亦得之但以有定爲繞說而分看於心身上微似有牽强之病

意者心之所發此段看得支離蔓衍牽合附會皆不是元來本然底道理務爲穿鑿杜撰說出來此乃爲學之深病也大抵情意二字先儒以性發心發分別言之旣已明白無可疑處朱子又就二者相爲用處說尤更分明發出恁地謂發出如此如見入井而惻隱自然發出如此見喜事而喜自然發出如此是也主張要恁地謂主張要如此如當惻隱而主張要如此經營挳

敎當喜情而主張要處置適喜事是也故以舟
車比情以人使舟車比意今當只就此等明坦
正當處白直曉會沈潛涵泳久之自然有貫通
處蓋心是合理氣統性情底物事故非但意爲
心之發情之發亦心所爲也理無形影而盛貯
該載於心者性也性無形影而因心以敷施發
用者情也因情之發而經營計度主張要如此
主張要如彼者意也先儒以情是自然發出故
謂之性發意是主張要如此故謂之心發各就
其重處言之惟孟子知此意故曰惻隱之心仁

之端惻隱情也而謂之心者情因心而發故也
來喻不思此理誤以情爲乘意爲載情於此
旣誤故其下光薪之喻氣發理發之說入心道
心之論皆穿鑿附會無一可者也情意思志念
慮朱子及諸儒說詳見性理大全
斂謂收回來就心裏說非謂收放心工夫也散
謂放撒音殺 謂散之也去在萬事萬物上看非
謂擴充工夫也以上論大學
亦自是 非獨自字亦字亦含蓄意蓋子靜他
說多不是而此說是故云

人心之中理中節爲好底一反是爲不好底能精
能一則不畔於道心不流於人欲矣程子謂人
心爲人欲朱子晩覺其說猶有未盡故不得不
改從今說

王魯齋說意義多未明瑩故士敬去之然去之
亦恐未安

不睹不聞本謂已所不睹不聞故此處亦下一
其字其謂已也然屋漏乃是人不見之處則亦
可兼人不見聞之義看也蓋與謹獨對言則分
人已單言則可兼看

中庸之以戒懼謹獨爲學正爲從事修道之教而做工夫故朱子之言如此

莫枉了五通　非五通之神所祟而妄以謂五通所祟是五通神枉被虛言故禁之曰莫枉了五通也

不用篙不使匙卽不理會心之謂也所云云似是而實非也 以上論心經

答李宏仲 戊辰

近又得前月廿六日書深慰審寯等遽遭酷禍顚沛奔赴僅得免死云慘怛之極無以爲寄

況病身如虛屋四面受風冬深以來煖日亦寒疾不得出仕經月在告惶赧如何可云君婚事又至於相違此不知由人耶由天耶眞可嘆也讀書月瀾其能不輟功耶勉旃勉旃向來敬之體用來示以屋子與規矩爲比其說蔓衍似不可窮竟若以愚見言之屋子有屋子之體用規矩有規矩之體用棟梁堂室屋之體也四各有用屋之用也圓櫞方櫞規矩之體也爲圓爲方規矩之用也亦猶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感而遂通心之用也靜而嚴肅敬之體也動而齊整敬

之用也謂規矩體用因屋而見敬之體用因心而見則可若謂規矩體用便是屋之體用敬之體用便是心之體用則不可請掃去前說令心地虛明只以此數語思之久熟則自然有見也如何

答李宏仲

滉來山舍庶得閒中趣味亦可温理舊業而郡郎與一小孫隨之琴閒遠又來日逐程課更有撰述等事頗費心力少無閒隙於大原實功未有所事殊乖本意

答李宏仲

一紙朝遣俄獲兩東知有講劘道義之樂可尙可尙示喻清夜吟意思大槩得之但愚恐只是無欲自得之人清明高遠之懷間遇著光風霽月之時自然景與意會天人合一興趣超妙潔淨精微從容灑落底氣象言所難狀樂亦無涯康節云云只此意耳以是揆之前說近是而後說則似涉於牽强附會也如何如何心經所諭具悉

洛中儒生李咸亨參議拭之子也在彼相見不

意遠來難以處之姑留此耳

答李宏仲 庚午

首經單股周禮謂之弁經古人用此經以吊喪乃經之至輕者也五服之經皆兩股況於親喪用單股經乎儀節之文吾所未知也今勿疑用兩股今俗用三股亦無稽之事不可從也喪主之說家禮立喪主下本註及附註不啻詳說何疑之有但今一家主人外無同居之親且尊者則不得已主人兼拜賓耳

答李宏仲

滉以阻水爲虞去易東還溪上已數日矣其初
苦避暑與所被金彥遇諸人勸挽往書院漸聚
得十餘人共讀心經講論之際多所開發方知
昔日眛誤處不必信手獨學成孤陋嚴擇深滋
益恨不得與君共此樂也第緣諸人各不能無
事故不得爲久住計不免指日趁課有匆匆說
過了正與朱門讀書法相違其間又或有滯見
硬說不能虛心順理合衆說而公折衷處亦多
如滉自恐己見之亦誤竟不能力主張而過去
其或已見明無疑處雖力言之竟不相信以此

見講學到十分是處亦甚不易事也柰何柰何
厚外薄内之病平時固當以此自警飭至於身
病治療時此說用不得也金而精持敬講學之
說豈獨公以爲愧老拙尤愧朋友間有此等責
望之言也示啓蒙云云横圖固先於圓圖但孔
子就見成圓圖而說起因發明易逆數之義遂
許及於横圖其序自如此邵子又因其序而爲
之說朱子所以先横圖而論之意則玉齋之說
已明今何疑之有不可以動靜分體用之說果
有可疑卒然思不得徐更詳之俟後日面論涼

候已生野處愼攝加護

答具汝膺贇祿○丁卯

書到且見琴聞遠知來寓月瀾令人幽興自生也聖泉諸人昨遣人來似有來陶山等處之意而不爲遠計耳書院記諸君及城主意皆然抵者似難回避但久廢筆硯心興又如此牢落何能辨得容易耶雖辨又豈足觀耶庵近諸臺中其初入處第一臺曰招隱在考槃之左與考槃相對有長松其上者凝思在凝思之左者曰朗詠取天台賦凝思幽巖朗詠長川之義也在五

臺之東中半高處欲築凌雲臺而未暇也其最高處曰御風臺此處亦時未築而平曠可坐而騁望總六臺幷月瀾爲七臺也餘懷未悉

答具汝膺

別後悠戀忽此書至深以慰遣滉將入溪上爲諸人所勸挽來避暑於易東書院共讀心經頗適意也但眼疾往往因看書氣倦而發發即如在霧中以是功難接續可歎固知君志學有好意苟能持此勿失久而愈力何患無成第以門户之故種穫之望太迫只此一念常橫在胸中

邑字疑誤

義理之學無緣入得來假使間或勉強掇拾入來蔽錮者動不得新入者隨即消歇無覓處柰何故舉業雖不可廢惟付之蒼蒼勿太汲汲則庶乎可耳惠來佳色披玩開豁此處諸人亦有此作當共藏弆以爲後識聞新卜甚佳然屋未成而先名無乃倒耶在今非所急也故未副惟冀深勵不具

答具汝膺

易東相聚固是好事共讀心經甚有議論從前看未透處看未盡處得以看透了看到盡底或

有謬誤看處因得省改麗澤相資古人所樂方信不我欺也但以各有事故院中又將有營幹不能爲久駐計未免限日立課每日趁逐程數講說日力無多舉不能熟複沈浸深味而實體之如朱門讀書法是爲欠缺又人之資質各有病痛其易達文義者以爲本無難曉似不復留意於深求積功以爲實得之學其不及此者繳繞於文義而不能超脫似未易到得心融神會以趨於眞踐履處其或曾經看讀而知其說者又自信已篤其於正知見處如此篤信固爲甚

好往往有所誤看處亦主張太過不復聽諸人說話此亦非小病看此等病痛非一番相聚一讀過心經所能變化然而諸人旣去後或能接續其功久而不已安知其不有所得至如某者歸後雖益思警勵奈此老昏日用之間覺得專一時少二三間斷時多如之何如之何來喻欲自矯其昏惰之習而求其方嘗聞之子思子論思誠設五學加之以弗得不措己百己千之戒終之曰果能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夫愚而能明則昏者去矣柔而能强則惰者變矣若此明

訓古人已自八字打開說與人公以爲不足而問及於此何異舍康莊不由而求道於盲者耶又如人有重病得萬金良藥而不服又欲求醫而問方然世間千萬藥中安有不服而能去病之劑耶滉平日昏惰最甚嘗有愧於子思之言而今乃以此勸公者自家有擡不起底擡子思欲觀公致力而效其爲耳偶感來書之問虛心無所挾故并近事索言之幸須致思而毋忽

答具汝膺

易東舉祀落成並行可謂嘉尚之事若此後所

以修其實事者一如其始之美意則豈不幸甚
丹陽孫守所疑爲先生祠宇與聖殿連排並立
似爲未安孫守能改置則善矣而徑已遞去可
恨若無連並之嫌而傍邊隨宜立小祠則釋奠
同日之嫌不須避也丹陽伯之稱無所考據恐
黃公或有聞信稱書如此不敢遽然非之以俟
更詳也爲先生從祀事以今人欲祀四賢之論
推之先生未必在四賢之後然從祀之典極重
吾輩識見未到斷此等大事未可以輕議取舍
於其間也安道之咸昌近日當還還後傳疑加

補處始可相問但其母有病恐未暇及尋書冊
耳

答琴聞遠蘭秀○癸丑

去冬一書後未見來報恐書或浮沉復恐足下
未免途爲窮鬼所嬲隳壞其志業雖見吾書不
以省錄也昨趙士敬至都傳示惠書披讀反復
乃知邇來所讀書史次第正當如此觀書文字
比舊殊進志趣亦可尚以此爲根本更加策勵
庶不至放倒而進益可冀老夫慰喜何可限量
僕輕於一行遂至經歲濡滯今則國人皆知其

眞病但若無許退之例一向拘住隨俗汩沒每有失己之悔令人憂懼欲於關東僻邑乞補以去亦無當關此亦出不得已之計非本志也則豈固必爲哉要在明年去就耳士敬西來足下失一同志想多悵悵僕數年林下尚未脫俗冗不得一叩清涼之雲關旅食京華魂夢飛越彖亦抱書往遊靜中之樂宜多有獨得處未易言也心經若能潛心積功入道之門不外於此僕啓發於是經非一令不携來若失嚴師益友以足下之篤志得此用功豈可量耶勉之勉之但

不可急迫求之耳通鑑一書既可爲格致之資又可益科舉之文令而讀之尤善尤善聞溪堂凡飄雨淋他日之歸又不免復有修葺之勞亦坐僕輕走俗狀之故可嘆書不能盡意惟望二業並進日加勉力以副所期幸甚

答琴聞遠

書來具悉近況深慰旅愁僕年前一番輕出營無歸便歲月如馳忽已再見春華矣闌東嚴最只有旌善之闕官事板蕩非病人所堪故不遂補外之願竊食太倉不能夙夜於犬馬之力回

首舊學茫如夢迷應俗循人每有自失之愧頓
無由中之樂不唯得罪於古賢亦且獲譏於今
世柰何柰何君屢入仙山獨處靜思必有所樂
於胷中者多矣而恨未同之也但學而無與講
明之人此亦宜吾子之所大懼也然果能篤信
古人而於日用之間主敬窮理親切用工眞積
力久則有以灼見聖言之誠不我欺何憂用功
之未端的耶至於心之馳騖飛揚僕自正坐此
患以至老而無成何敢爲君謀之然而熟觀前
賢之論此此事也不可强力把捉亦不可急迫

制縛如此則非但無成必至生病須寬著意思優游涵泳而惺惺主人常不失照管此法差爲簡約而朱子所謂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惟平日莊敬涵養爲本領工夫一節尤爲警切此語見於心經附註所引中庸首章下可考見也所喻居家父子兄弟間逐日行禮見到此處意思甚好甚好昔徐仲車先生具袍笏行定省之禮家人初甚駭笑久而方信至如今世吏判安先生每日見伯氏必行拜唯謹古今篤行賢美之君子固多行之者不獨小學

之禮當然也但於此亦有不可率意直行之理
故孔子於季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之戒者是也然而此事處之得宜甚不易既不
可率意直行又不可遂廢不行但平日積其誠
意隨事曲折漸漸就其可行者行之行來行去一
家孚信既著則其所未行者猶可以次而舉之
也不獨一家爲然於鄉黨朋友之類雖其事體
與在家不同亦當以此理推而行之庶免狼狽
蓋俗於學古之人無故嫌憎君一介寒士與我
孤拙之人相從而卒然行古禮於人人之前誠

恐不及見信而先遭怫怒撻辱之困使末梢無收拾無以自樹立則將並與其些少內得者而廢之故不得已而發此言要非直已行道之正法也在君量之而已禮所謂嚴威儼恪乃臨下之容以之事親則非所施也蓋道無定體隨時而有變故君子之容貌氣象亦隨而變如鄉黨一篇所記是也是以一人之身當事親之際如此當臨下之時則如彼可也有人於此事親之時猶以嚴威儼恪將之是局於氣質之過嚴無愛敬之實以融化之斯乃孝思之罪人何足與

議於道哉溪堂初構鳩拙甚矣使我在彼猶未免頹弊況我不在而兒子不善護視以至於將棄愧我之久不歸而恨兒之不好文雅也和詩寫在別幅笑覽幸甚餘惟勉力大業兼不廢經文以副所望

答琴聞遠 甲寅

久絕聞問今因孫君傳書始知近況深慰鬱戀京外榜出得失驚人波沸雲騰而本道榜內無賢名雖我不能不爲之恨焉今見來書無一語及之而結茅山間方修舊業味衆人之所不味

此乃人所恠罵而吾心益以愛尚焉此志久當
益堅勿爲人言所搖奪此事窮且不改勿爲外
慕所遷壞可也但於此有一焉國俗草澤無名
之人往往有不能庇身之虞況親心所望於子
弟者專在立揚末世科名安可廢哉是故程參
門下鮮不應擧而師席亦不禁斷此意亦不可
不熟慮而兼有攻業也此間寓隣有一儒舊嘗
受業於慕齋思齋兩先生門下其志甚篤兩先
生亟稱許此人遂不屑擧業於經書之類但看
過而已不曾熟讀背誦如擧業者之所爲當其

看時無不曉解意謂吾有過人之學自處殊不卑厥後經涉變故避讒畏禍遂自放倒亦不再加讀誦工夫亦不能爲製述事業如是雖欲科舉發迹得乎予觀其人資質非凡而旣不得力於學問又不成名於科目今與恒人無異甚可惜也亦可戒也願君勿似之千萬是幸竊所可憂者旣係念於此則無不偏重於此朋友中前後變遷其終頓似別人者比比有之小得則小異大得則大異入泮則異於前立朝則又異於前其中不易所守勉勉不已自虛求益者絕無

而僅有此非他故無得於內故隨地而受潔固當爾也願足下又勿似之幸甚滉卒然一來令見三霜衰朽鈍滯不宜時用即合歛藏而　朝無致仕之例歲遲受由之禁無端棄去形迹之間機關可慮以此成此因循深自愧病近日兵務尤不堪昨始釋負閉門掃軌稍幸於拙分今聞新闢齋舍清幽之致可賞明年歸臥月瀾菴有時乘興杖屨篁嶺可共對榻歌詠先王之道此樂不淺跂佇而已餘不能縷縷向寒保練加

與琴聞遠

向者似聞與士敬往竹溪書院比來一向不得信音未知書院留得幾箇月做得甚工夫其院中凡事頓不如前云琛恐一朝遂至廢没不是小事柰何柰何僕旅寓寒節保病極艱春江一櫂不待桃浪而欲發未知能諧計否耳聞君活計良艱當此儉歲何以遣日然古人苟志於學不以窮苦而廢窮而遂廢初非志學者爲耳勉之勉之

答琴聞遠 丁巳

前日出山見過稍有慰望悵無以嗣音長牋寫
意兼惠三詩足見近日業勵警省之深深爲
喜亦因以自省也以此齋居積久益加進修新
得日當則舊習自除耳但恐一時作意難恃而
野燒依舊草生則無如之何耳且古人雖貴悔
過自責然不可太爲刻切煎迫如此則反爲悔
咎所累胷中積蓄羞吝之心延平所謂積下一
團私意者正謂此也不可不戒今者來喻實未
免有此過累如知此病而欲去之須一切掃去
雜念日間只宜虛心平氣讀書應事厚以義理

涵灌培養之久久自當於理趣得力則物欲之
生自輕自必君子中正和樂底氣象漸可馴致
苟不如此徒切切思過屑屑計功則與長戚戚
者相去不遠而終無所成必矣來詩日暮來必
和送後若得和則不敢隱也試事旣不免則亦
所當勉毋忽不宣

答琴聞遠 戊午

朝正吏來京得十二月十一日書知入淸涼累
月不出山窓讀書趣味當覺日勝所以慰寫病
懷者爲如何也況此來本無意義加以自至月

來長在病者其不掛吏議足矣不意又有陞秩
之命控辭之際徒召人齒舌竟不得免一誤
之未事事皆誤後日將何以見君輩耶自量身
病雖　君恩若沓萬無報效之望春間歸計不
可不決所憂有何魔事或生於其間耳來喩云
云君中間學不力而事多誤正如示意然自今
能改已往之事如塵掃鏡空復何追念之有哉
頃獨思之中庸博學以下至雖柔必强眞是子
思喫緊爲人處在晩學尤爲當病之藥而如我
精力已耗者不能力於此今以告吾君以爲如

何學業雖極害事古亦難禁如果能此道[illegible]
兼之矣滄浪卜築幹僧化去云吾雖歸無可託
此事者不能不爲之屢歎也

與琴聞遠 辛酉

昨簡問庶母之服對客忘報今乃追考禮庶母
之服緦麻指父有子之妾言也然則似謂無子
之妾無服也然又謂父妾代主母幹家事者加
厚云令尊公侍人雖無子乃代幹之人宜服緦
而稍加月數爲可也嘗思古禮所以辨有子無
子而服者古之卿大夫妾御頗多凡婢皆妾之

類也不可泛指父妾而皆服緦故以有子服緦爲文其實當觀情義輕重而處之故又有尊父命行服之言須以此等事理量處之爲當謹告

與琴聞遠 癸亥

書至爲慰 東宮禍變出於不意萬姓無所係望此古來莫大之慼柰何柰何然而服制則內外百官四日成服七日而除其他士庶人則無服以未嘗臨莅而德惠不及於民庶故也惟於禮曹啓單字內有禁屠殺一月之文然此亦指都城內而言非指外方也則外方士人之家適

六七日後舉行廟祭恐無不可也若如宴會等事則葬前決不可爲耳禮過仲月則不舉時祭但窮家多不及仲月而每因以廢之反爲未安故鄙見有如此之時亦不禁而遂行之矣於君何可異云耶先亡於父母者有父母喪其祭用肉與否禮文無之難以臆決當俟後日更商量也

答琴聞遠 甲子

所諭出入無騎當行而不得因有靜中工夫未必不勝於浪出入虛度光陰也高齋雖近閭閻

傍溪臨塘亦足玩心游息苟於此學有得力處則將無往而不得其樂況此一佳境乎但所謂立志不强講學無力之語則在君眞所當戒也蓋君非無志也而所立不强非不講學也而其學已晩此爲可憂之處今知近日讀晦菴書多遍數漸覺有異於初云此學而有得之驗甚善甚善誠能如此積累不已加己百己千之功則志之不强者自當强學之已晩者不足憂昏暗者開明疑晦處通曉矣其勸止譏責者固不足恤而用力之餘沛然以出則何施不可但入官

先㴱於舉業故不肯用力於此公無此累何難於用力耶滉年來不讀此書殊覺憒憒春夏山居欲再溫習一過或得往來相資之益是望耳

答琴聞遠乙丑

滉近與趙士敬書問足下何在作何工夫且云若不讀書孤山雖好何益士敬答云聞遠頃來其家旋入孤山未知作何工程益令人馳想今朝山民過門投書開讀欣然又知靜處見讀朱子書甚善甚慰滉數日前偶苦河魚兩三日今已請安陶山自李德弘輩移道谷後無他人全

士純去月念後來寓冒極熱踰山來往質書傳
疑義因究期三百筭法又及律呂等筭今垂畢
矣此人敏而嗜學與之共業甚覺有益今則來
寓溪齋耳鄉邑寧靜秋成有望時事諸生攻普
雨不得空館而散猶不 聽會江原監司啓
聞普雨濫騎驛馬事 天意亦怒命捕捉流竄
于濟州臺諫請拿致訊鞫後定罪雖不得請然
絕島禦魅少快輿人之憤至今月初諸生已就
館云十三日 發引十五日 下玄宮二十八
日卒哭卒哭後黑笠黑帶白衣云來踰巳搆山

樓將繕祠廟有妨爲學勢固然矣若除此等不得已事外其餘日月不少休廢厲志著力如不及如將失之久久自然有得令人皆被舉業外慕鑠壞了惟公幸早脫此厄正好大肆力於此事而未免悠悠泛泛若只如此了一生雖與役役塵埃中乾沒以死者有間亦以五十步笑百步之類耳不知公亦思之及此否耶適諸人迭有來去未暇致悉

答琴聞遠 丙寅

昨伻來緣有問目卒乍難辦今乃追報爲愧滉

腹肚脹證間間發作山舍近水多冷濕不安居
處蒲節入溪上仍留不出山徑茅塞殊覺廢職
耳海州本朱書近方讎校至第七册誤錯甚多
隨手改正因得溫理一過更覺義理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之言眞不我欺其見於
日用之間亦比舊差親切明白儘早近處看得
有儘高遠底但苦病昏精神短損不能極意下
工夫一瞬目間旋復失去賴問難之至或多有
警發處耳孫兒讀書疎率聽言不加精思無怪
乎所錄之多舛也考得其誤須逐處修改幸甚

與琴聞遠

日間能不廢讀書玩理否試期臨至人皆汲汲於所利君既無彼若又怠慢於此事是不但同歸於彼或反不如於彼常爲君憂之故聊言之耳況身病且僮病不出山舍度暑溪上幸近絶外人還往得以日繙書冊隨事體驗似覺稍稍親切然而少忽於顧眄之頃已復失去益知古人所以日加戰兢惟恐不及爲是故也而吾輩向來名雖爲學實未嘗下手也老矣無成欲保餘日專意致力而朝中故舊貽書誚責者相繼

令人惶惕不自安奈何士敬近修何業頃得其書粗答而有未盡從當再報其所校心經時未卒業俟畢乃報耳如見爲致此意

答琴聞遠

南冥一齋爲人未易以一語斷了自古處士出世例多議論今之紛紛亦何足怪哉然亦各其人有以取之眞可戒懼耳

答琴聞遠

示喩運瓦事所云退役之難非不料得但一不奪當時古人至戒吾輩平生誦習此等說話謂當

如此今纔有一事到手便不用其說殊非本志之所願欲者意謂待七月間爲之雖未免霾黝之恨不至於腐朽其黝色則受丹雘而可無之故前與士敬書聊發之耳然此事非輕不可以一滉言斷置㝠議于城主及諸君善處之令無後悔幸甚

答琴聞遠 庚午

頃見具後膺聞君攜三子往龍壽今得來簡尤以爲慰至於簡中所叙從前失學之由及近日蹉脚之恨皆出於中誠非外飾空言之比可尚

可尚但徒知如此而不能深恳力矯以收效於晩境則其一時慨歎自責雖甚痛切亦何益之有哉大抵公之資稟一邊雖明而一邊實暗雖知耻自好而猶未免俗見與近利此所以學不進而多悔吝也若儕既以學問爲己任又得此名於世間固當十分用功眞如學記所謂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庶可不負其素志不取笑於人矣每觀自吾身以及朋友多與所學相反皆不强人意常自愧惕不容于心玆不得不爲公言之耳非謂公獨不能而我能之也今當各

思勉勵以遂此願也老拙困賓客騷擾日用間尤覺害事無可如何可悶

與琴聞遠

前者來此之夕君於城主前謝除户納之雉懇姪因白弊户亦當納雉而未得雉其實雉二首已納官矣城主翌日遣人還之滉心甚未安遣奴請復納城主固不聽不得已受之矣因思往者趙士敬請納賓而得除已爲不當君又請納雉而得除尤爲未便其終亦使滉已納雉而還出君等何不思之甚耶且滉從前未嘗請除一

貢物者以民供　上之道不可以私廢之也今
世鄕居品官輩或强梗不納或請乞除減將使
守令何從而得供　上之物乎城主待君等異
於凡人豈不以君等識廉恥可尊敬之人故耶
而君等乃不知所以自重其身非公事而屢至
偃室至則不免有循私廢公失己害直之干請
然則城主廣度雖容豈不心賤之耶非徒城主
鄕人亦多竊議之甚非况平日有望於兩君之
意千萬推類而思之凡百戒之戒之他日雖見
君或於衆中難盡言故縷縷至此願留此紙以

示士敬辛辛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書退手